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 特藏版

第五辑

磨坊书简



长城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特藏版

第五辑

磨坊书简

(法) 都 德 著

孙 洁 译



长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舒清然, 曲松贺等译. —北京:
长城出版社, 1999. 9

ISBN 7-80017-402-6

I. 世… II. ①舒…②曲… III. 文学-作品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1169 号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

磨坊书简

〔法国〕都德

长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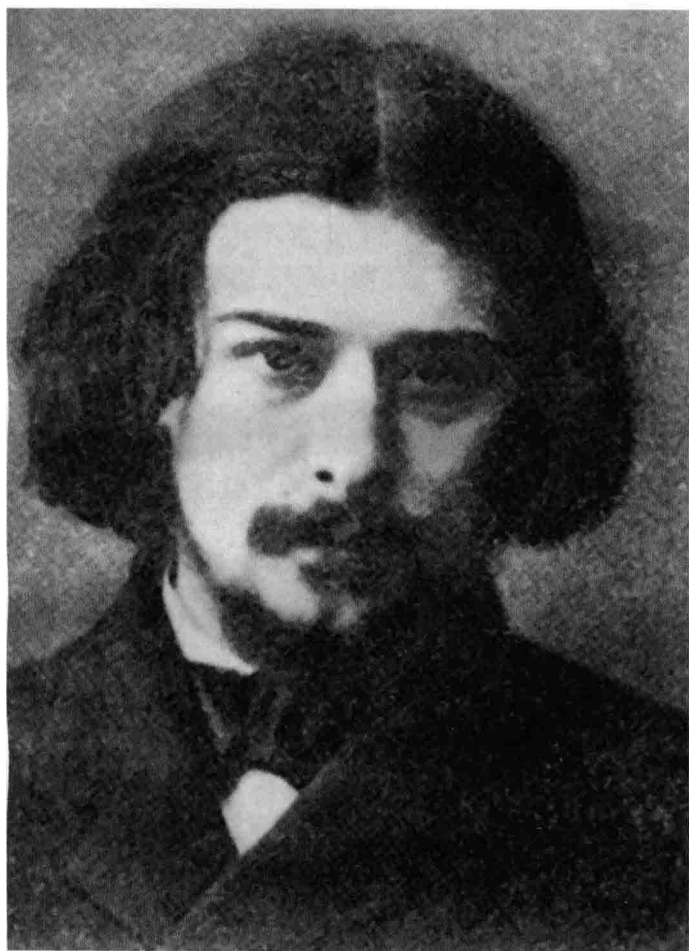
(北京市甘家口三里河路 40 号 100037)

北京市华都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319.75 印张 800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17-402-6/I·001



阿尔方斯·都德

前 言

都德（1840—1897），法国小说家。都德出身于破落商人家庭，自幼生活贫困。一八五九年携带诗作《女诗人》来到巴黎。一八六六年发表散文和故事集《磨坊书简》而成名。一八六八年发表自传体小说《小东西》，体现了“含泪的微笑”的都德风格，是他的代表作。一八七〇年参加普法战争，在普法战争期间他所写的作品结集为《月曜日故事集》。其中以《最后一课》、《柏林之围》最负盛名。战争后他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创作。主要作品有《富豪》、《努马·卢梅斯当》等。也曾发表过回忆录和剧本。都德一生共写作了十三部长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他的作品善用简洁洗练的笔触描写纷繁复杂的政治事件，讽刺社会的腐朽黑暗，对劳苦大众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素有“法国的狄更斯”之称。

《磨坊书简》是都德的一部散文随笔集。它由二十四篇散文组成。在法国南方普罗旺斯省阿尔镇郊外的一座小山岗上，有一间已经被弃置了二十年的磨坊。都德将其买下，在此进行创作。站在山岗上，普罗旺斯的优美如画的景色一览无遗：日光下的松林，远处的阿尔卑斯山峰，寂静无声中传来的木笛声、驴子的铃铛声……这些都与喧嚣的巴黎城形成鲜明的反差。在这儿，都德看到了明亮而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听到了爽朗亲切的欢笑声，这些让他不由自主地放开身心，沉醉于其中。他经常由此外出游玩，去走访老友，参观狩猎，在山岗上静坐，追忆纯朴的风土人情、梦一般的故事……

从这部散文集中，读者可以欣赏到都德简洁的文笔，优美的语言，以及法国农村的迷人景色。这本书是都德的成名作，特

此将其译出，以飨读者。

一九九九年二月

作者前言

邦柏利古斯特住宅区公证人贺诺拉·格拉巴兹先生到场做证。

“现场的交易双方：

“加斯巴尔·米提菲奥先生，维威特·戈里亚的老公，拥有蝉林地方的一处住房，同时也生活在那里：

“他自己在法律和实际情况的保证下，清楚地声明没有一切债务、特殊权益和典当等问题，在大家面前出卖并移交所有权；

“给阿尔方斯·都德先生，一个诗人，生活在巴黎，这一购买者和所有者；

“一个以风力驱动的磨坊，位于罗讷河的山谷中，在普罗旺斯省的腹地，一个长着许多杉树和四季常青的橡树的山岗上；前面提到的磨坊有二十多年没用了，无法正常使用了，所以到处生长着野葡萄藤、苔藓、迷迭香，还有一直爬到风车轮子上的一些绿色的寄生植物；

“尽管就如目前这番景象，还有它的大车轮已经陈腐，平台上的砖缝已被青草占据，不过都德先生认为这磨坊令他非常满意，能够在此进行诗歌写作，宁愿全权负责，对卖方毫无附加条件，当然，维修也由本人负责。

“这笔买卖现已谈妥双方都能接受的价钱，都德先生，一个诗人，已经把现行货币按这个价钱交到事务所，这些钱立刻被米提菲奥先生领取并带走了，整个过程都由公证人亲自监督，合同也全都签名盖章了；

“这笔买卖是在邦柏利古斯特贺诺拉的事务所中成交的，做证的人有佛朗塞·玛玛伊，一个演奏六孔笛的老艺人，还有称

为基革的路易塞，一个拿着十字架的白衣修士；

“他们都和买卖双方当事人一块签了名，公证人进行了最后检验。”

目 录

入住	(1)
旅途	(4)
戈里亚的风磨	(8)
塞甘先生的山羊	(13)
星星	(20)
挚爱	(25)
教皇的骡子	(29)
灯塔	(38)
沉船	(44)
海关人员	(49)
神父	(53)
老伴儿	(59)
散文诗	(66)
临死的小王储	(66)
县太爷出游	(69)
毕克修	(72)
金脑人的故事	(77)
诗人斯米特拉尔	(81)
三次小弥撒	(89)
桔子	(98)
两个小旅店	(102)
米里亚纳旅行随笔	(107)
蝗虫	(120)

戈歇牧师的药酒·····	(124)
在卡马尔格·····	(135)
动身·····	(135)
茅棚·····	(138)
期盼(等待)·····	(140)
红党和白党·····	(142)
瓦卡列斯湖·····	(144)
对营房的思念·····	(146)

人 住

觉得诧异的是一群野兔啊！……很久以来，它们发现的磨坊大门始终是紧闭的，墙壁和露台到处是青草，后来它们终于确信这个磨坊主人准是后继无人，感到这个地方非常舒适，就把它弄得仿佛一个大本营、一个指挥部：兔子们的冉马普磨坊^①……我抵达的当天夜里说老实话，至少有二十只兔子，在露台上聚成一堆，用月光烘烤它们的四肢……天窗才拉开一道缝，噌地一下！这些露宿的兔子们马上四处逃蹿，这些兔子个个都显现出一点点白屁股，撅着尾巴，逃进丛林了。我焦急地期待它们能再到这儿。

还有一个，在它一下发现我时，也觉得极其诧异，这就是住在一楼的房客，一个油头滑脑城府甚深的猫头鹰，二十多年前它就在这儿住了。我在楼上的屋子里看到了它，它静静地老老实实地盘踞在风车的横轴上，位于许多泥土和瓦块当中。它瞪着浑圆的眼睛打量了我一下；随后，因为没见过我而觉得非常不安，因此叫了起来：“呜！呜！”同时非常费劲地扇了扇它那布满灰尘的灰色翅膀；——这些常常陷入思考之中的大鸟啊！永远不会清洁一下自己的羽毛……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如同它这副长相，挤弄着眼睛，又拧紧眉头，和其他的比较起来，这个一声不吭的住户还是让我特别中意，我马上与它再次办理了它的借住合同，它仍然和过去一样盘踞在磨坊的顶层，由屋顶上出入；而我呢，在下边的一个房间里住，一个不大的涂了石灰的房间，天花板不高，又呈弧形，和修道院的饭厅差不多。

^① 冉马普：比利时的一个小镇子。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法国杜木里厄将军带领法军，于该地打败了奥地利的军队。

我恰恰是坐在这个房子里给你写信，我的屋门洞开，光线特别好。

一片旺盛的松树林，由我身边一直往下覆盖到山腰。天边，阿尔卑斯诸峰显现出它们纤细的山脊……悄无声息……仅仅是有时响起一声笛子，薰草丛中的一声鸟叫，或者大路上骡子的一串铃声……普罗旺斯省的全部优美风光仅在晴天才可以发现。

目前，你让我如何来对你那嘈杂而阴沉的巴黎，流露我对它的憎恨呢？我在我的磨坊中生活是多么惬意啊！这是我发现的这样惬意的一个地方，一个狭小的芬芳而阳光明媚的地方，它和全部人间消息、车水马龙以及乱七八糟相隔绝！在我身边有不少精彩的东西！我入住这里仅仅八天，在我的心目中就充斥着许多印象和联想……你瞧！恰好在昨天傍晚时分，我发现了不少羊群返回山脚下的村子中，我向你保证，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用这幅场景来和你交换一个星期之中你在巴黎初次演出中欣赏到的场景。你理当详细地评价一番。

一定要跟你讲，这在普罗旺斯已经化为一种惯例，每年当夏季来临时，就将牲畜驱赶入阿尔卑斯山。牲畜和人要在高山上逗留五个月或半年，在晴朗的夜空下，在半人高的草丛中过夜；过了夏天，直到秋风袭人，大家又由山里返回村子，叫牲畜随心所欲地吃一些弥漫着迷迭香气味的草木旺盛的山丘上咀嚼嫩草……请欣赏头一天黄昏时分羊群返家的场面。由早上开始，牲畜棚就大门洞开地期盼着，所有羊圈都垫满了刚割的稻草。每过一个钟头，大家就琢磨：“现在它们位于埃居叶尔，现在抵达了巴尔都。”后来，快到傍晚时，猛地响起一声高喊：“羊群来了！”因此朝远方观看，我们发现羊群飞跑在笼罩着烟尘的大路中。整个一条大路好像在伴着它们往前走……队伍的前头是老公羊，一对角朝前探着，看来非常有气势；它们身后

随着大绵羊，母羊看来有点儿累了，小羊处于它们蹄子之间；——不少脑袋上绑着红球、身上驮着放有刚刚降生的羊羔的竹篮的母骡，蹒跚地走着；一些汗流浹背的牧犬跟在后边，舌头差不多碰到了地面；两个身材魁梧不太严肃的牧羊人，穿着赭红色的粗呢外套，仿佛是祭司的袍子，一直牵拉到脚后跟。

全部队伍兴高采烈地由我们眼下经过，发出雨点一样的脚步声，走入了大门……目前应该瞧瞧房间中又是怎么欢快。几只大孔雀披着漂亮的羽冠，在它们的生活之处，和这些返家的羊群又相逢在一起，扯着嗓子高唱来迎接它们。进入了梦乡的家畜也猛地清醒了过来。每个动物都起身相迎：鸽子、鸭子、火鸡、生于非洲的珠鸡。整个家禽饲养场仿佛疯了一样；母鸡们在讲述晚上发生的事……在高山牧场的芬芳之中，仿佛所有绵羊在它们的绒毛中都洋溢着一些山上的鲜活气氛，这让它们陷入痴迷，同时激动得手舞足蹈起来。

在一阵嘈杂声中，羊群分别回到了它们的家。什么地方也不如这儿惬意。老山羊发现了它们的食槽都极其兴奋。每只刚刚出生的羊羔，全是诞生于这次迁徙中的，它们从未在农村生活过，所以用非常新奇的目光打量着它们身边的情景。

不过，那群狗更叫人喜欢，这些牧羊人的忠心耿耿的狗，它们一丝不苟地照看着羊群，它们在村中的职责就是保护羊群。当羊回到羊舍，小方格子门用大门闩别好，还有那个牧羊人到饭厅吃饭之前，就算是看家狗从狗窝中和它们打招呼，就算满满一桶凉爽的水在等着它们享用，它们也视若无睹。惟有在每件事都结束后，它们才放心地来到自己的家，在那儿，一面吃着它们应得的一碟菜汤，一面和村中的朋友聊着高山上的经历，一个光线微弱的地方，那里野狼出没，还有挺拔暗红的挂着露水的毛地黄。

旅 途

恰好是我抵达这里的当天，我搭博卡尔的班车，这个公共马车非常陈旧和简单，它每天停入车房之前，其实并未行驶多长的路程，不过它在路上缓缓前行，磨蹭到傍晚，显得它仿佛是从非常遥远的地方赶来的。除了赶车的人，车上总计有我们五个乘客。

第一个人身为卡马尔格的保安，五短身材，一身赘肉，头发乱哄哄的，看样子有一点蛮横，双眼通红，双耳都戴着银耳环；随后是两个博卡尔人，他们一个是面包商，另一个是和面的工人，都脸色红润，呼吸急促，但是由侧面观瞧，他们看来都有些不可一世的神态，仿佛两枚罗马勋章上维太留斯^①的雕像。还有一个，在前面坐着，挨着赶车的人，这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鸭舌帽，一个用兔皮制成的大鸭舌帽，他沉默寡言，始终挂着闷闷不乐的表情注视着大路。

前面提到的这些人相互都很熟悉，他们放开嗓门儿、一点也不故作地聊着自己的家长里短。卡马尔格人说他不久前由尼姆来，由于拿长叉子捅坏了一个放羊的家伙，被预审法官叫去审问，在卡马尔格，人们都爱发火。提起博卡尔，这两个博卡尔人不也是由于圣母这件事而彼此大吵大闹吗？听说面包商一直是在崇拜圣母像这个教区，这种圣母像被普罗旺斯人称为“善良的圣母”，年幼的耶稣躺在她的怀中；和面工人正好不同，他在一个刚修好的教堂中的唱诗班唱歌，这个教堂只供奉无玷始胎的圣母，在一张纯真而笑容可掬的画像上，她双手牵拉着，放着光芒。论辩就由此产生。让我们瞧瞧这两个好心肠的天主

^① 维太留斯：罗马国王，后被废黜。

教徒怎么看对方和圣母像的。

“太漂亮了，你那个无玷始胎的圣母！”

“你还有你那善良的圣母都离我远一点儿！”

“在巴勒斯坦，无玷始胎的圣母的面孔是黑乎乎的呀！”

“但你那一个呢，呸！贱女人！哪个清楚她曾做过……最好打听一圣·若瑟夫。”

抵达那不勒斯码头，他们几乎就要以命相搏了，没错，假如车夫不进行说和的话，这个乏味的神学分歧不清楚会怎样收场。

“叫我们和你们的圣母都闭上嘴吧，”车夫笑着向他们说，“你们争论的都是女人们的事，我们男人理当避开才是。”

说罢，他含着一种不相信的表情甩了一下鞭子，想让人们支持他的观点。

辩论过去了；不过面包商仍打算由另一方面宣泄他的情感，他回过头冲着扣着鸭舌帽的可怜者，这人正安静而苦恼地坐在角落中，面包商用讥讽的语气对他说：

“你的老婆呢，我问你，磨刀的？……她究竟是在什么教区？”

这句话中确实带有极其不尊重的意思，因而车上的每个人都开怀大笑起来……他，磨刀的依旧严肃如故，他假扮听不到。看到这种场面，面包商又扭头冲着我：

“你没见过他的老婆吗？她是教区居民中一个出类拔萃的女人，行了！在博卡尔再也没有她那种女人了。”

人们笑得更厉害了。磨刀匠依旧如故，头也不动，仅仅是悄悄地说：

“卖面包的，你别说了。”

不过故意找碴儿的面包商不想闭嘴，相反说得更津津有味了：

“我的天啊！一个朋友娶了她这种老婆，是用不着心疼的

……和她一块过日子一点儿也不会觉得无聊……你琢磨一下！一个漂亮妞一次叫人骗走半年，在她返回家中时，她总会有不少新鲜事跟你讲……无论如何，这可真是日常生活中罕见的事……你能猜测一下，先生，他们成亲还没满一年，嘿！那个女人就和一个糖果商人溜到西班牙了。

“男人无依无靠地呆在家中，哭泣、酗酒……他仿佛精神失常了一般。一些日子后，那漂亮妞又返回了故乡，一身西班牙打扮，还弄来一个带铃铛的小鼓。我们都劝她：

“你要藏起来，他会要了你的命的。

“哼！行了！弄死她……他们又和和美美地在一块儿过日子了，而且她还指点他怎么敲巴斯克小鼓咧。”

大家又开怀大笑起来。磨刀匠在角落中坐着，还低着头，他悄悄地说：

“卖面包的，你不要讲了。”

面包商听不进去，接着讲：

“先生，可能你觉得，由西班牙归来之后，那个漂亮妞就能老老实实的吧……哼，一点也不是这么回事……她丈夫很会处理这件事啊！所以又让她有了重新离家的想法……在西班牙人之后，是一个军官，接着是罗讷河的中级船员，接着是一个乐师，接着是一个……我清楚他是哪种人呢？最不可思议的是，每次都是完全一致的喜剧。女人离家出走了，男人伤心不已；她又返回家中，他就别无所求了。别人一直是由他那里把她骗走，而他始终不嫌弃她……这样的男人脾气多好啊！仍要讲清楚，她真的非常美，这个风流的磨刀匠的女人……简直是一只红雀儿，爱说爱笑，小巧伶俐，身材凹凸有致，还有一身白净的皮肤和一双总是向男人们微笑的浅褐色眼睛……说实在的，我的巴黎先生，假如你仍要路过博卡尔的话……”

“啊！卖面包的，你不要讲了，你饶了我吧……”不幸的磨刀匠用一种悲伤的口吻又讲了一次。

恰在此刻，马车站住了。我们已经抵达了昂格罗村。两个博卡尔人就在此下车，我向你保证，我不希望和他们在一块儿……一个善于嘲笑人的面包商呀！他已经到了村子的院坝了，我们仍可听到他的笑声。

那些人离开了，车上就宽敞多了。在阿尔镇，卡马尔格人也到了目的地，车夫跳下车靠在马的身旁步行着……车上就剩下了我和磨刀匠，各自坐在角落中，一言不发。天气闷热，车顶上的棚子也烤热了。偶尔，我感到自己的眼睛要合上了，我的脑袋也有些晕，可是无法进入梦乡。“你不要讲了，你饶了我吧”，这句话始终回荡在我的耳中，这么悲伤，又这么无助……这不幸的人啊！他也一样无法进入梦乡。我由背后发现他的双肩在颤抖，他的手——一只没有血色而粗糙的手——仿佛上了岁数人的手，在长凳上哆嗦着。他流泪了……

“你该下车了，巴黎人！”车夫猛地喊我；他还用鞭梢给我点点绿色的山岗，那儿有一个磨坊，仿佛一只巨型的蝴蝶。

我立刻下车，在我路过磨刀匠身边时，我打算在分手之前打量打量他，希望观察清楚躲在鸭舌帽下边的真实长相，仿佛他已经知道了我的想法，这个不幸者猛地仰起脸，双眼注视着我的眼睛：

“请你记住我，先生，”他用低沉的声音告诉我，“如果将来，你获悉在博卡尔有了一件惨痛的事，你就能够清楚是什么人做了这件事。”

这是一张灰暗而悲伤的脸，带有两只迷离的小眼睛。眼中满含着热泪，不过在嗓音中却带着愤怒，这愤怒恰恰是弱者的仇恨啊！……假如我是磨刀匠的老婆，我也要小心一些……